

土地制度与土地文化

——武汉市黄陂区油岗村的田野调查

LAND INSTITUTION AND LAND CULTURE:
FIELDWORK IN YOU GANG VILLAGE OF
HUANGPI DISTRICT IN WUHAN

主编 朱炳祥 吴继红

以人类学研究的视角和人类学研究的方法,选取一个典型的个案——武汉市黄陂区油岗村解放前后至现阶段土地制度的变化作为研究对象,揭示农村土地制度及相应的生产经营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土地文化情结的变化。书中除了讨论自解放前后至今几个阶段的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土地经营方式外,对基于农村土地所有制形式及土地经营方式变化的农村家庭结构形式的变化、农村妇女生活状态的自我体验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探讨当今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农村社区建设有现实意义。

民族出版社

土地制度与土地文化

——武汉市黄陂区油岗村的田野调查

主编 朱炳祥 吴继红 副主编 张钦 于东华 孔海娥 冷凤彩 张达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地制度与土地文化：武汉市黄陂区油岗村的田野调查/朱炳祥，
吴继红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2

ISBN 7-105-07939-8

I. 土... II. ①朱... ②吴... III. 农村—土地制度—调查
研究—武汉市 IV. F3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032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1.125 字数：290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32.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三室电话：64272078；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前 言

人类只有在自己实践的“手电光”照亮之处，方能“看见”事物。人类“看见”土地，当在“新石器时代革命”之后。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只能看见树上的果实、林中的野兽，因为这才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只有当农业发明之后，人类成为食物的生产者而不只是食物的索取者之时，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物质生产要素，人类才开始关注土地。自此，人类社会逐渐有了土地制度，并衍生出土地文化和土地情结。一万年过去了，工业化的进程使人类正走向“农民的终结”时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地制度和土地文化以及人们对土地的情结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迁。然而，变迁中的土地制度依然相关于国计民生，土地文化依然牵萦着民族心理，土地情结依然如地壳深处的岩浆在奔流激荡。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自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几年前，我与武汉市黄陂区的有关领导同志商定：从油岗村的个案的视角对这个时代性课题进行微观观察。其后，因我先后主持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村民自治与宗族关系研究》（2002年）和《地域社会的构成》（2005年）以及教学工作繁重，无暇参与此项研究。于是组织了武汉大学和中南民族大学几名研究生以及黄陂区的几位领导干部共同进行田野调查，本书即是这次田野调查的成果。

本书各章皆为该章作者独立调查与思考的成果，文责自负。各章初稿写成后，几位主编与副主编对稿件进行了审查，

并提出了每一章的修改意见，于华东副主编对文字进行了校改；最后，我依据全书的体例，对各章进行了统一调整、删改与定稿。

本书作者简况及写作章节如下：

朱炳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系主任，负责全书的组织策划及统稿；

吴继红，武汉市黄陂区副区长，写作第4章“油岗村的土地经营方式与技术变化”；

张钦，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副书记，写作第2章“油岗村土地所有制及其变迁”以及第1章“社区基础”中的第2节“油岗村村庄的形成”和第3节“油岗村的建制、权威与精英”；

于华东，《武汉大学学报》副主编，负责全书的文字校改工作；

孔海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写作第6章“国家土地政策变迁过程中妇女的个体经验”以及第1章“社区基础”中的第1节“油岗村概貌”、第4节“油岗村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和第5节“油岗村的初级群体”；

冷凤彩，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写作第3章“当代农地非农化进程中油岗村的家庭变迁”（与王红燕合作，第二作者）；

张达，黄陂区土地局副局长，负责区、街、村之间的协调工作以及田野工作安排的具体事宜；

王红燕，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写作第3章“当代农地非农化进程中油岗村的家庭变迁”（与冷凤彩合作，第一作者）；

李晓非，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写作“1949年以来我国土地所有制的变迁”一文及“典型国家土地制度介绍”一文；

王贤峰，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写作第7章“油岗村四川移民的文化适应”；

李友得，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写作“关于‘后

土’文化”一文；

龚平，中南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写作第五章“土地情结：地壳深处的岩浆”。

朱炳祥谨志于武汉大学

2006年8月23日

目 录

第 1 章 社区基础	1
1.1 油岗村概貌	1
1.2 油岗村村庄的形成	8
1.3 油岗村的建制、权威与精英	15
1.4 油岗村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	25
1.5 油岗村的初级群体	34
第 2 章 油岗村土地所有制及其变迁	43
2.1 1949 年前的土地地主私有制	43
2.2 1949 年下半年至 1954 年的农民个体所有制	50
2.3 1955 年至 1980 年大集体经营方式下的集体所有制	60
2.4 1981 年至今家庭承包经营方式下的集体所有制	74
2.5 流动的集体、流动的土地	93
第 3 章 当代农地非农化进程中油岗村的家庭变迁	110
3.1 油岗村农地非农化概况	110
3.2 当代农地非农化进程中油岗村家庭规模和 结构的变迁	119
3.3 农地非农化进程中油岗村家庭经济收入和 消费支出的变化	131

第4章 油岗村的土地经营方式与技术文化	151
4.1 1949年以来油岗村农村技术文化的变化	152
4.2 油岗村家庭经营方式下技术文化的两个个案	170
4.3 对油岗村技术文化转型的初步评价	181
第5章 土地情结：地壳深处的岩浆	185
5.1 土地情结形成的风俗：土地庙、舞龙灯、坟	186
5.2 村民日常生活与土地情结	200
5.3 结语	213
第6章 国家土地政策变迁过程中油岗村妇女的个体经验	217
6.1 集体劳动时期的“走出家庭”：双重压力下的 妇女个体	223
6.2 家庭联产承包初期的计划生育：三重压力下的 妇女经历	238
6.3 城镇化过程中的外嫁女：“我们到底属于哪里？”	248
6.4 结论	257
第7章 油岗村四川移民的文化适应	262
7.1 土地制度变迁：四川移民迁移的主要因素	265
7.2 新土地上的文化适应：从物质基础到精神核心	275
7.3 征地补偿：重大事件的冲突与结果	289
7.4 结语	294
附录1 1949年以来我国土地所有制的变迁	300
附录2 典型国家土地制度介绍	311
附录3 关于“后土”文化	324

第 1 章

社区基础

1.1 油岗村概貌

油岗村是武汉市黄陂区区政府所在地——前川街的一个行政村。黄陂区原为黄陂县，1998 年撤县设区，其辖区和治所不变。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前，油岗村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当时，黄陂县是一个隶属于孝感地区的农业大县，人口近百万，国土面积达 2000 多平方公里。1983 年，黄陂县被划入武汉市。与此同时，黄陂县乡镇企业快速崛起，当地人因此称其“可与浙江省的温州相媲美”，因而被誉为“湖北的温州”。这是黄陂县历史上一次大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调整。随着政治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黄陂县逐步发展成为城郊型经济社会，油岗村也随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前川街的不断扩建，逐步演变为城郊村、城中村。在地理位置上，油岗村从不靠近城镇演变为靠近城镇边缘，进而发展成为城镇的一个组成部分，形成了传统乡村村庄与现代城镇并处的社会形态。黄陂区（县）地处武汉市北郊，是鄂东北低山丘陵区与江汉平原的结合部，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日照充足。其辖区内的前川街地处中纬度地区，属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气温在 $15.7^{\circ}\text{C} \sim 16.4^{\circ}\text{C}$ 之间，

年平均降水量 1104.6 毫米。在地下水分布上,前川地区为松散堆积层孔隙地下水分布区,南部属潜水Ⅰ级阶地,地下水埋深小于 5 米,北部属Ⅱ级阶地,地下水埋深小于 10 米,均属弱酸性至碱性淡水,一般单井每日涌水量 500 吨左右。

黄陂区有一条贯穿全境的主要河流——滠水河,前川地区的人又称它为县河。在这里,滠水河有两条支流汇入:一条是龙须河,又名夏石港河或夏石河,全长 33.57 公里,发源于黄陂区泡桐店的鲤鱼洞,自西向东流经泡桐、罗汉等乡镇,在前川街夏石港汇入滠水河;另一条是西河,原为滠水河的西支,自四联垸一闸起,经王家驳沿、葡萄咀汇入滠水。1975 年滠水河前川段改道后,成为四联垸的内河。在历史上,滠水河曾经是黄陂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又是进入长江的主要通道,依水而居的油岗村因此萌生了相对活跃的商业经济。

黄陂区(县)国土资源多样,拥有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的有利条件。历史上黄陂就以农业和种养殖业为主。到民国时期,黄陂县已成为湖北省的产粮县之一。这里水田多为稻、麦两熟制,旱地多种植高粱、红薯等杂粮。抗日战争前,黄陂县的稻谷年产量在 160 万担以上,略有输出。黄陂的齐米(即糙米)在省内外市场颇有名气。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油菜、花生、豆类和麻类作物,但是播种面积不大,单产很低。常年棉花种植面积 1.5 万亩,单产不过 30 斤。在划归武汉市以前,黄陂县是孝感地区的产粮大县,而油岗村则是孝感地区的农业新技术试验基地,当时对农业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地理位置历来被看作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油岗村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油岗村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特色。连接南北、交通便捷是油岗村地理位置的基本特点。从单纯的地理角度来看,油岗村北枕大别山,南接江汉平原,有北携木兰生态旅游区、南与武汉中心城区牵手的区位优势;从交通地理的角度来看,油岗村紧傍自北向南纵贯黄陂区全境而后又汇入长江的滠水河,河的两岸地势平坦,水、电、通讯等设施齐备。318 国道以及黄孝、黄土等省级以上主干公路纵横交错,岱黄高速公路、武汉绕城公路直通汉口,京九铁路线穿村而过,沪蓉高速铁路也在城西设立了黄

陂火车站，油岗村正逐渐成为汉北的交通枢纽。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油岗村向北是通往著名的佛道共山、香火旺盛的木兰山的必经之地，向南与作为武汉市城市之根的“盘龙城”毗邻，同时又紧邻作为黄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黄陂县城。黄陂县城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的出生地及其早期活动的地方，程氏故居、花柳前川、望鲁台、双凤亭、理趣林等程氏兄弟留下的文化遗迹分布在黄陂县城四周，可以说，油岗村是黄陂人引以为豪的木兰文化、“二程”文化和盘龙文化“三大文化”交汇的激荡之地。在现当代，油岗村及油岗村周边的地方又诞生了著名的教育家陈时、著名学者和国家领导人王文元、美国加州大学原校长田长霖等杰出人物，更增加了油岗村的文化氛围。

1984年以前，油岗村有12个村民小组。为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减轻农民负担，油岗村在1984年合并成了现在的由14个大小不等的自然湾组成的8个村民小组，总户数约610户，总人口2410人，其中女性1237人，男性1173人。四川省及部分黄陂偏远地方迁入油岗村的外地移民251户，938人。全村国土面积2.5平方公里，1981年以前有水田1710亩，旱地80亩，杂荒地50亩，水塘面积218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建设和引进开发，油岗村的土地面积逐年减少，现在可耕地面积仅为833亩，旱地、杂荒地、水塘面积基本没有变化。

油岗村当地原住民有陈、谌、张、朱、方、徐等多姓，基本上是按姓氏聚居在一起的，每个自然湾基本上都有一个主姓。从村落分布情况来看，油岗村现在的8个村民小组的房屋全部都在木兰大道两侧，其中木兰大道以东的村庄更多。以木兰大道为中心，呈明显的东部倾斜的特点^①。这8个村民小组

① 从传统意义的乡村社会面貌来看，油岗村是由自然湾组成的，因此在划为现代意义的村民小组的时候，基本上一个传统的自然湾就是一个新的村民小组，而有些自然湾则由于太小，而不得不与临近别的自然湾合并，从而形成新的村民小组。而从地域意义上来看，现在，在过去属于油岗村的土地上则不仅有自然湾，也有一些新开发的小区、学校和工厂。这些小区、学校和工厂一般不隶属于油岗村，其居民也往往是外地人。这使得油岗村的社会结构表现为传统乡村村庄与现代城市杂然并存的“城中村”的特点。由于我们主要是从乡村社会的传统面貌来看待油岗村的，因此，自然湾是我们的描述对象。同时，又由于传统乡村村庄与现代城市杂然并存的“城中村”面貌对于研究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是有意義的，所以，我们在对我们的描述对象——自然湾进行描述时，尽量将它们作为现代城市的面貌描述出来。

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组包括陈下湾、陈上湾两个自然湾，在铁路以南、木兰大道南北两侧。全组共 466 人，125 户，可耕地面积有 62.88 亩，其中陈下湾的田地由于建设冰晶兰馨苑而全部被征用，如今基本没有田地，部分农民种的一点菜地是由杂荒地开荒而来。陈上湾的土地本来也曾经被征用过，后来由于两年的期限过去了，开发商没有在被征用的土地上搞任何开发、建任何建筑，于是农民们就在被征用过的田地里种起了稻谷和蔬菜。从村民结构来看，陈上湾的外地人最多，且主要是四川人。在没有外地移民迁居之前，这个小组的男性村民基本上都姓陈。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陈上湾和陈下湾的部分村民在木兰大道两边建起了两三层的小洋楼，形成一个街区。单从街面上来看，陈下湾和陈上湾已经看不出传统的村庄形态了，它们更像是城市的一条街道。其中，陈上湾由于紧邻黄陂区的第一个商业住宅小区——冰晶兰馨苑，街面上的楼房几乎全部都用来做了商业门店。现在，陈下湾和陈上湾的土地所剩无几，所以，村民家里凡是有劳作能力的人几乎都在外面打工。他们从事的行业主要是泥瓦匠（且主要在黄陂城区内做），有的也做点小生意，还有的家庭靠开“麻木”（武汉人对三轮摩托车的一种俗称）来维持生计。

二组叫谌家巷子，在铁路以北、木兰大道以西。全组有 293 人，77 户，105.7 亩土地，大部分男性村民都姓谌。从湾子的外观形态来看，我们发现，这个湾子的住房建得较为分散，其建造房屋所占用的土地面积在整个油岗村似乎是最多的。据村民介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谌家巷子的建房习俗有关，这也可以从湾子的名称中得到解答。谌家巷子的人建房子时，每栋房屋之间都要留出一条巷子来，用老人们的话说，就是“不连（屋）脊更不共（屋）脊”。哪怕一排房子有七、八栋之多，也不能相互连着建，而必须留巷子。这是一种奇特的建房习俗，究竟是因为特定的人际关系，还是特定的风水，我们多次询问村中的老人，他们也未能给出圆满的解释。

三组陈中湾，与谌家巷子紧密相连。据村民介绍，有几户陈中湾的村民就是在谌家巷子里建的房子，因为陈中湾已经没

有建房子的地基了。陈中湾是一个以陈姓为主导姓氏的村庄，也是新中国成立前油岗村富人最多的自然湾，著名的教育家陈时正是出生在这个湾子里。时至今日，湾中还有部分老人跟我们讲起当年陈时卖土地、卖首饰而捐资建校的事迹。

四组破湾，在木兰大道以东、木兰小学以北。这个湾子非常小，一共有44户，177人，仅有土地44.22亩，大部分土地在建新黄陂一中时被征用。这里原来有胡湾和破湾两个湾子，大集体时才合并成为一个湾子。因为湾子有些破旧，所以当地人就管它叫破湾，而“胡湾”这个名字则渐渐被人们所淡忘。

五组朱家湾，在木兰大道以东、四组正东。全湾总人口253人，64户，现有土地面积114.82亩。五组由朱家湾、先生湾、方家湾、竹林湾四个小湾组成。其中朱家湾最开始的几户人家是从棠棣树湾搬过来的，现在共有10几户人家；先生湾共有5户人家，目前只有3户人家常住，其中有1户是四川移民。竹林湾有10户左右，大部分户主都姓徐，目前所剩的只是一些老房子，住户也不多了，老住户基本上都到油岗村的致富街上建了房子，还有一些搬迁到外地去了。方家湾是最靠东的一个仅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湾子，原来的男性村民全部姓方，后来搬来了一家姓陈的，还有几户四川人也陆续搬到了这里。

六组油子岗，与朱家湾仅一条渠道之隔。据村里的老人介绍，这两个组在1963年修建渠道之前属于一个生产队。渠道修建之后，这两个湾子就划成了两个生产队。至今仍有几户油子岗的村民的房屋还在现在所界定的朱家湾的土地上。油子岗全组有村民387人，94户，土地面积182.20亩。油子岗湾分油岗小湾（又称陈家小湾）和油子岗两个自然湾，其中油岗小湾有张、陈、谢三姓，而张姓的村民是从油子岗湾搬到小湾建的房子，谢姓人家则是很久以前因“外甥回舅舅家里住”而搬迁过来的，住在这里姓陈的村民则告诉我们，他们世辈祖居在此，原来这个小湾的名字就叫“陈家小湾”。

七组张家岗位于铁路以北、木兰大道以东。张家岗有村民126人，34户，目前有土地面积71.07亩。全湾以张姓为主，也有几个杂姓。除了20世纪90年代搬来几户四川人外，这里一户姓陈的村民也是“外甥回舅舅家”的情况。这里属低岗、

丘陵、山坡地带。1963年，为了缓解油岗村严重的缺水状况，在张家岗东边修建了一个抽水机站。大约在同一时间，在其北面修建了一条水渠。

八组棠棣树湾，在木兰大道以东、铁路以南。湾子的正前方是冰晶兰馨苑，背后是铁路。村中现有人口375人，98户，现有土地面积137.93亩。棠棣树湾是由一个大湾和一个小湾组成的。在没有外地人搬来之前，棠棣树湾只有朱姓一个姓。其名称的由来，据村里的老人说是因为过去这个湾子里有许多棠棣树，所以就叫棠棣树湾。事实上，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时，棠棣树都被砍掉用作了炼钢燃料，因此，棠棣树湾现在只有一棵不算太大的棠棣树。1998年土地被房地产开发商征用的时候，占用的是前半个湾子的土地，因此，前半个湾子的人得到了征地补偿。如今看上去，前半个湾子都建了非常漂亮的楼房，但几乎没有了可以耕种的土地；后半个小湾子的土地都还在，可以耕种，大部分村民主要以种菜谋生，住的基本上都是以前建的旧房子。

除了由14个自然湾组成的8个村民小组这样的自然居住形态外，油岗村还有另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居住小区，这就是建于1995年的“致富街”。据村里的老人介绍，致富街所占用的土地原来是属于陈中湾的，后来因为要增加耕地面积，所以就要求那里的居民全部搬迁到现在陈中湾的土地上。在宅基地改成水田后不久，当时的书记祁玉桥决定修建致富街，所以又把水田建成了现在的致富街。现在的住户中有十几户是来自油子岗，别的小组也搬来了几户。尽管这里的住户都隶属于他们原先的村民小组，这里本身并没有单独建立社区或村民小组之类的建制，但是，这里现在仍然成为了油岗村的中心，小学、村两委会办公楼以及各类商店、餐馆都建在这里。春夏的傍晚时分，我们还常常看到一些当地妇女在致富街路口跳舞、健身。

1981年以前，油岗村有1452人，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社办企业也比较红火，主要有镀锌厂、复合肥厂，每年有几十万的收入，是生产大队集体收入的主要来源。当时社办企业能够容纳几十个人就业，在社办企业就业不仅可以挣到工分，还

有一些现金补贴，所以，那里是油岗村年轻人比较向往的地方。后来因为原料供应不足、污染严重以及业务减少等多方面原因，改革开放后这些社办企业逐渐倒闭了。但与此同时，农民外出打工却变得方便起来。目前，油岗村在外打工的人大约为 352 人，广州、深圳、江浙一带和武汉、黄陂城区等都是他们打工的主要流入地，但比较而言，在武汉、黄陂城区等附近地区打工的人更多一些。

油岗村住户建房占用的土地面积大约为 372 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油岗村农民建造的基本上都是砖瓦结构的平房，以后逐步改建成楼房。目前油岗村的房屋样式呈现出新旧房屋、平房楼房同时并存的格局，我们在这里大致看到了五种不同形式的建筑：第一种是楼房，这类房屋大概占全村房屋总数的 50%。楼房的样式是不一样的，既有 20 世纪 80 年代初建的老式的两层楼房，也有如今建的外观非常漂亮的三四层的小洋楼。二是砖瓦结构的平房，这类房屋在全村也不在少数，大约有 20%。这类房屋有的空置着，没有空置的大部分都住着老人，这主要是因为父子分家后，儿子们住进了自己建的新楼房，而老人们则住在老屋里。对老人们来说，住在平房里似乎更舒服、更方便。第三种是由石头砌成的平房。这类房子在油岗村差不多有 10% 左右，这样的房子在武汉炎热的夏天里很受大家的青睐，据房主介绍这种房子很阴凉。这类房子建得相对也比较早，一般都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建的。从外观看，由一块一块的石头整齐而有规律的堆砌而成，素有“建筑之乡”美誉的黄陂匠人们的手艺也由此可见一斑。第四种是砖砌的平房。房主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在以后有钱的时候能够直接在上面加盖第二层。第五种是土屋，这类房屋在油岗村也不少，大约占到了房屋总数的 18%。这些房屋一般很少住人，住了人的有一部分是家庭非常困难、没有能力建新房的，另一部分则是从四川搬迁过来的外地移民，因为他们落户到油岗村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只有买了当地人的房屋，才符合“在当地有住所，可以将户口迁入”的条件。当然，他们也希望在有钱的时候能够在土屋的地基上建新房子。还有一部分没住人的是农民建了新房后没有拆除的旧房子，只用来堆放杂

物。闲置的土屋在张家岗这个离村中心较偏远的村庄非常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式的楼房与破旧的几乎要倒塌的土砖屋并存的情况。正当我们惊叹如今的贫富差距的巨大时，村里人的解释才令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在新楼房建起来以后，村民们并没有把旧房子拆掉。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把柴堆在房子里，把牛养在那里。另一方面，如果以后土地被征用了，要给补偿的时候，也可以算是自己家的房地产基。村民们的经济理性在此得到了较为直接的体现。除上述五种主要类型的房屋外，在油岗村的有些湾子里，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木质的平房，这类房屋大约占全村房屋数的 2% 左右。据屋主跟我们介绍，这些房子大概是六七十年代建的，有的已经闲置，有的还有人住。

沿木兰大道而行，我们看到油岗村的房子建得非常的整齐，非常“有派头”。但到了各个自然湾里，我们就发现湾子里的房子建得比较凌乱，随意性很强，既没有朝向上的统一，也没有毗邻而建的习惯。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这并不是一个受传统影响很深的村庄，而现代社会的某种秩序在这里也未能完全建立起来，它充分体现了转型期城郊农村社会的某种特点。

1.2 油岗村村庄的形成

在讨论农业革命对人类生活诸方面的种种影响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尽管“粪便和垃圾的处置也成了棘手的问题，传染病常常一次又一次地袭击那些村庄”，但是自从在“新石器时代村庄取代了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成为了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后，村庄就“构成了 18 世纪末期之前一直居统治地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① 村庄的形成史是如此的清晰，描述现代社会的村庄形成似乎也就没有必要了。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 页。

实则不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现代社会的村庄形成过程中蕴含的人类文化的信息丝毫不比发生阶段的村庄形成史逊色。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引导我们走进乡村社会、了解乡村生活的前提和基础。不仅如此，由于现代社会村庄的形成史更大程度上是留存在现时人们的记忆中的，从而也就更能体现出当代人类对其生存状态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现代社会的村庄形成史，实则是一部人们对于村庄的记忆史。同时，它又是以现时的土地边界和村庄形态直接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

传说中的“开山祖”张财

在油岗村的村庄形成史上，“张财”这个名字是一个经常被油岗人提起的名字。按照他们的说法，张财是油岗村和油岗村周边一带很多村庄得以形成的“开山祖”，是这里很多人的“一世祖”。在他们的口述中，当年“黄巢杀人八百万”，原先在油岗村这一带居住的人几乎全被杀光了。这个时候^①，张财过来了，在现在的油岗村一带“落了脚”。他没有儿子，只有七个女儿。在女儿的婚嫁问题上，张财采取的不是“将女儿嫁出去”的做法，而是采取了一种完全相反的做法，即“全部赘婿”。由这七个女婿起祖，繁衍人丁，分散居住，发展成了油岗村一带的很多村庄。据80多岁的张广文和张思谋讲，张财这一支发展起来的村庄很多，既包括油岗村的油子岗湾、张家岗湾、方家湾，也包括油岗村附近的庙后湾（现在属于夏石村）、石子湖湾等地。根据当时的婚约，“这七个女婿婚后都不能归宗，只能姓张”，因此，这些女婿们“赘”过来后就全部改姓了“张”。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根据各自原来的姓氏，在“张姓”下面又分成了一些“份”，来体现他们之间的区别。比如说，油子岗湾的张姓人家，他们的祖宗是七个女婿当中姓蔡的那一个，所以，他们这个“张”就是“蔡份的”。

^①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能当真理解为“黄巢起义那个时候”的。口语中的“这个时候”说不定就是过了几百年之后的“某个时候”。因此，我们只能理解为“黄巢起义若干时期之后的某个时候”。